

继《戴珍珠耳环的少女》之后 一疋锦绣壁毯再次织出丰饶的欲望



The Lady
and the Unicorn

情人与独角兽

[美] 崔西·雪佛兰◎著 卢玉◎译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人民出版社

凤凰联动
FENGHONG

文津
尚书文化传媒

The Lady
and the Unicorn
情人与独角兽

[美] 崔西·雪佛兰◎著 卢 玉◎译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 凤凰联动
江苏人民出版社 | FONGHONG

尚书文化传媒
Shang Shu Culture Media Co.,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情人与独角兽 / (美) 雪佛兰 (Chevalier, T.) 著 ;
卢玉译 . -- 南京 : 江苏人民出版社 , 2011.6
ISBN 978-7-214-06823-1

I . ①情… II . ①雪… ②卢… III .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 ①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19925 号

THE LADY AND THE UNICORN by TRACY CHEVALIER
Copyright © 2003 by TRACY CHEVALIER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CURTIS BROWN - U.K.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1 © The Shang Shu Culture Media Limited Company of Chongqing
Shapingba c/o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10-2010-553

书 名	情人与独角兽
著 者	[美] 崔西·雪佛兰
译 者	卢 玉
责任编辑	刘沁秋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 (南京湖南路 1 号 A 楼 邮编: 210009)
网 址	http://www.book-wind.com
集团地址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南京湖南路 1 号 A 楼 邮编: 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印 刷	三河市金元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890 毫米 × 1280 毫米 1/32
印 张	7
字 数	140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6 月第 1 版 201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214-06823-1
定 价	26.00 元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本社调换)

《情人与独角兽》超越了《戴珍珠耳环的少女》。就学术层面而言，这仍是为我们所熟悉的雪佛兰……但若就情欲的层面而论，她却有了突破性的发展。《戴珍珠耳环的少女》中羞怯的微笑减少了，却多了如潮水般直扑而来的情欲的意象。《情人与独角兽》触摸了每一种感官，探索了每一种欲望。

——《卫报》（*The Guardian*）

崔西·雪佛兰最擅长的技巧，就是用孩童般明澈而好奇的目光，深入那些著名的艺术品之中，挖掘出隐藏于其中不为人知的故事。这本书中充满了作者善于营造的气氛，《戴珍珠耳环的少女》的书迷一定会喜欢。崔西·雪佛兰让这本历史小说充满了生命。

——《独立报》（*The Independent*）

用一支生花妙笔，崔西·雪佛兰描绘出伟大艺术品不为人知的创造过程。重点不在于故事的真实性，而是她对故事技巧与经典艺术的奇妙结合，让《情人与独角兽》成为了一本令人难以忘怀的作品！

——《丹佛邮报》（*The Denver Post*）

崔西·雪佛兰以独到的眼光和细腻的笔触，栩栩如生地描绘出了艺术家与工匠们的生活、作品与环境，以及最重要的——他们无远弗届的创意。

——《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

如果说崔西·雪佛兰的目标是织出一幅伟大的历史壁毯，那么这小说中的事件与人物所构成的精美碎花图案，的确提供了一幅又一幅最成功的中世纪晚期插画。

——《波士顿环球报》（*The Boston Globe*）

崔西·雪佛兰是一位非常细心、体贴的作家，所以她绝对不是只会老调重弹。虽然《情人与独角兽》表面上是一部与《戴珍珠耳环的

少女》雷同的作品，但这两本书真正的共同点却是：作者用细心描绘、丰富无比的角色让历史时代鲜活了起来。

——《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

崔西·雪佛兰导出一出织工与时间赛跑的精彩好戏，将每一个独立的故事串连在一起，造就出一本剧力万钧、美丽无比的作品。

——《出版家周刊》(Publishers Weekly)

令人惊奇的想象力与鲜明的结构，充满对人物与时代的情感：这是一幅生活与艺术交织而成的迷人肖像画。

——《科克斯书评》(Kirkus Reviews)

崔西·雪佛兰所编织出来的故事就像她所描写的壁毯一样丰富，多彩多姿的人物跃然纸上。这真是一本浪漫、美丽的作品。

——《书单》杂志(Booklist)

无可否认地令人满足。

——《暂停》杂志(Pause)

一部引人注目又无比享受的作品，其中的人物仿佛出自薄伽丘（《十日谈》）的民间故事……它向我证明了历史小说依然存在，而且蓬勃发展。

——伦敦《标准晚报》(Evening Standard)

这是那个兽，它不曾有过，
他们不知道它，却总是爱——
爱它的行动，它的姿态，它的长脖，
直到那寂静的目光的光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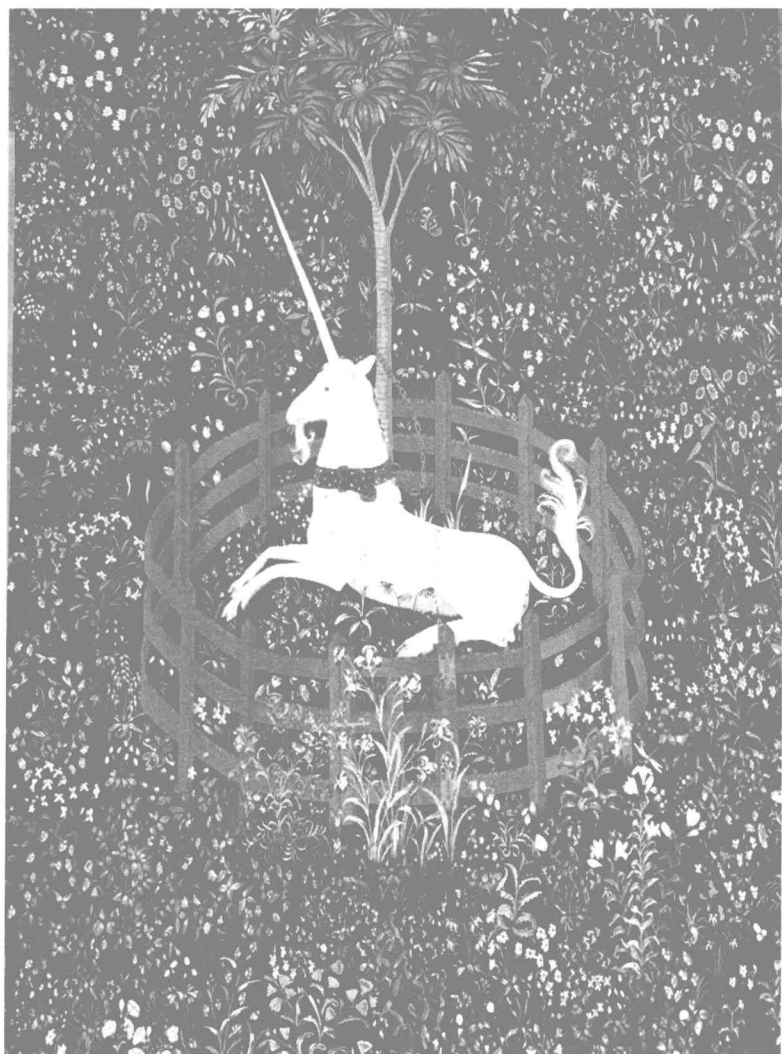
它诚然不存在。却因为爱它，就成为
一个纯净的兽。他们把空间永远抛掉。
可是在那透明，节省下来的空间内
它轻轻地抬起头，它几乎不需要

存在。他们饲养它不用谷粒，
只永远用它存在的可能。
这可能给这兽如此大的强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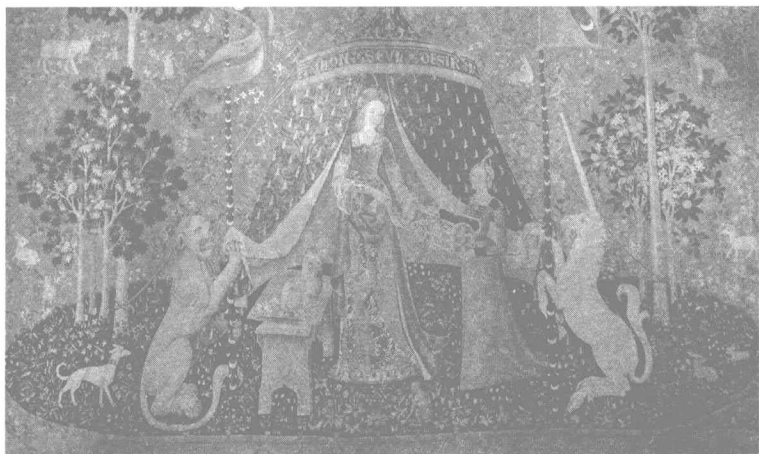
致使它有一只角生在它的额顶。
它全身洁白向一个少女走来——
映照在银镜里和她的胸怀。

勒内·玛利亚·里尔克 (Rainer Maria Rilke),
《致俄尔甫斯的十四行诗》 (*Um den Sonetten an Orpheus*),
下卷第四首 (冯至译)

独角兽具有古老的、在中世纪一直备受推崇的贞节含义：据说它（对于凡夫俗子是非存在物）一旦现身，就会同时出现在处女为它捧着的“银镜”中（见十五世纪的壁毯），也在“她心中”——另一个同样纯净、同样隐秘的镜子中。



独角兽是一种神话传说中的生物，性情凶猛，且相当敏感，极难生擒。不过，独角兽喜欢天真而纯洁的女士，因此，并不需要大规模的围猎，只需音乐、食物和花朵的诱惑，独角兽就会主动把头靠在女士的腿上。在西方，独角兽是情欲的象征，也与生命力有关。



《女士与独角兽》是壁毯艺术最热衷的题材之一。以上两图为该题材壁毯系列，由法国佚名艺术家在1485年至1500年在佛兰德设计并编织。1841年，这个系列作品由著名作家普罗斯珀·梅里美（Prosper Merimee）在布萨克（Boussac）城堡发现，并于1882年存入巴黎的克卢尼（Cluny）博物馆。

目录

第一部 巴黎：

1490 年，四旬斋——复活节季

尼古拉斯·德斯·安诺桑	3
克洛黛尔·勒·维斯	24
珍妮芙·德·南特尔	39

第二部 布鲁塞尔：

1490 年，圣灵降临周

乔治·德·拉·夏佩尔	53
菲利普·德·拉·图尔	66
艾莉埃娜·德·拉·夏佩尔	79
克丽丝汀·杜·萨布隆	92

第三部 巴黎与谢尔斯：

1491 年，复活节季

尼古拉斯·德斯·安诺桑	109
珍妮芙·德·南特尔	122
克洛黛尔·勒·维斯	133

第一部

巴黎

1490 年 四旬斋¹——复活节季

1. 四旬斋 (Lent) 是指复活节前四十日的准备期，在此时期内，基督徒会做特别的祈祷、守斋。



送信人说我得立刻去。尚·勒·维斯就是这样的人——他吩咐的事，每个人都非得马上做不可。

我当然照做，只稍稍停下来清洗画笔，就随着送信人前去。要是接下了尚·勒·维斯委托的工作，可就几个星期不愁吃的了。只有国王可以拒绝尚·勒·维斯，而我，并不是国王。

话说回来，又有多少次，我匆匆渡过塞纳-马恩省河，赶到福尔街，却空手而返？倒不是说尚·勒·维斯是个善变的人，恰恰相反，他就像他最敬爱的路易十一世从前那样，脑筋清楚、意志坚定，而且也同样没有幽默感。我从不跟他开玩笑。每次逃出他家，到最近的小酒馆喝上一杯、找人聊天谈笑、跟女人打情骂俏，我都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

他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但是，有时候我去与他讨论再画一幅盾徽，好装饰他家的烟囱、他妻子的马车门，或是礼拜堂的彩绘玻璃时——人家都说勒·维斯家族的盾徽和马粪一样不稀奇——他却会突然停下来，摇头蹙眉说：“我不需要这个，我不应该把心思放在这种寻常事情上。你走吧！”于是我心怀愧疚地离开，好像让他注意到马车的装饰是我的错，而明明是他自个儿把我找去的。

我去过福尔街的房子六七次，那房子并不起眼，即使周围有大片田地，房子看起来也像是在城中央。房间都是窄长形，墙壁阴暗，马房距离太近——屋里永远有股马味。靠花钱跻身宫廷的人就是住这种房子——气派十足，可惜位置欠佳。尚·勒·维斯或许还以为求官有成，

才蒙赐这么一个住处，殊不知宫里的人都在背后笑他。他应该住在国王和圣母院附近，而不是城墙外圣日耳曼德佩旁边的一片沼泽地里。

管家并没有带我到尚·勒·维斯的房间——房里挂满了地图，他在这里替宫廷和国王办公，也处理家中事务——而是来到勒·维斯招待客人的大厅。我从没来过这里，这是一间长形房间，门对面尽头是一座大壁炉，房间中央摆着一张橡木桌。除了挂在壁炉墙上的一副石造盾徽和另一个画在门上的盾徽以外，房里没有其他装饰——天花板倒是用雕刻精美的木头做成镶板。

没有多么气派嘛！我四下打量，一边想道。虽然窗板开着，但是壁炉没有生火，所以墙面光秃的房里很冷。

“在这里等我家主人。”管家恶狠狠地瞪着我说。这幢房子里的人，不是尊敬艺术家，就是表露出鄙视。

我转过身，从一扇窄窗往外看，窗外可以清楚地看到圣日耳曼德佩教堂的塔楼。有人说尚·勒·维斯住在这里，为的是他那个虔诚的妻子可以很容易常常走去教堂。

身后的门开了，我转过身，准备要鞠躬，来人却只是个女仆，看到我半弯着腰就笑起来。我直起身子，看着她走进房里，提着的桶子一直撞到她的腿。她跪下来，开始清理壁炉里的炉灰。

就是她吗？我努力回想——那天晚上马房后头很暗。她比我记得的要胖，面带愁容，但是脸蛋却还是很甜美。值得搭讪！

“等一等。”她笨拙地站起身，往门口走去时，我开口说道。“坐下来休息一下，我告诉你一个故事。”

女孩身体一震，停下脚步。“你是说独角兽的故事吗？”

那就是她了。我张口要回答，女孩却一跃来到我面前。“这故事后来就是，那女人大了肚子，恐怕工作不保了吗？事情就是这样吗？”

怪不得她胖了。我转过身，面向窗户。“你应该小心点。”

“我根本不应该听你的，我应该把你的舌头塞进你屁眼里。”

“你走吧，乖孩子。拿去。”我从口袋里捞出几个硬币，丢到桌上。
“处理孩子的事。”

女孩走过房间，朝我脸上吐了口唾沫。等我把眼睛上的唾沫擦掉，

她已经走了，硬币也不见了。

不久后，尚·勒·维斯走进来，跟在后头的是里昂·勒·维越。大多数的客户都会请里昂这样的商人做中间人，针对条件讨价还价、草拟合约、付头款和供应材料、确保工作可以完成。先前，为了讨论在壁炉外墙绘制盾徽、在尚·勒·维斯妻子的寝室里绘制“天使报喜图”，以及在他们靠近里昂的城堡礼拜堂绘制彩绘玻璃时，我曾经和这位老商人打过交道。

勒·维斯家人非常喜欢里昂。我尊敬他，但却无法喜欢他。他的家族原是犹太教徒，他不但不隐瞒，反而善加运用，因为尚·勒·维斯也是来自一个改变宗教信仰的家族，这正是他偏爱里昂的原因他俩原都是权力核心之外的人，一路经营，终能登堂入室。当然，里昂诚惶诚恐，务必每星期到圣母院望两三次弥撒，好让许多人看见，就像尚·勒·维斯也小心扮演着真正的贵族：委托艺术家装潢自己的住家、大手笔招待客人、巴结国王。

里昂看着我，胡子底下的嘴笑张着，好像看到有只猴子在我背上一样。我转身对着尚·勒·维斯。“日安，阁下。您要见我？”我深深一鞠躬，低得我的脑袋都感到阵阵悸动。反正低头弯腰也不会有什么害处。

尚·勒·维斯的下巴像把斧头，两只眼睛像刀刃，此刻那双眼睛闪亮地打量着室内，而后目光停留在我肩膀上方的窗户上。“我想要跟你讨论一件委托案，尼古拉斯·德斯·安诺桑。”他拉了拉袍子的袖子说道。这身袍子镶了兔毛边，染成律师袍的深红色，“是这间房的。”

我环顾房间，不让脸上露出一丝思绪。面对尚·勒·维斯，这是最好的应对方法。“您心里有什么打算，大人？”

“一些壁毯。”

我注意到不只是一幅。“或许在门两边各挂一幅您的家族盾徽？”

尚·勒·维斯皱起了眉头。我真希望自己没说。

“我要壁毯能盖住所有的墙面。”

“所有的墙面？”

“对。”

我再次打量房间，这次看得更仔细。大厅至少有十个步幅¹长、五个步幅宽。墙身很厚，是本地的石材，粗糙而呈灰色。长长的墙上开了三面窗，壁炉又占去尽头墙面的一半。一名织工可能要花上好几年的时间，才能完成盖满这些墙面的壁毯。

“您想要用什么作主题呢，大人？”我曾经为尚·勒·维斯设计过一幅壁毯——当然，是盾徽。那倒是挺容易的，把盾徽放大成壁毯大小，再在它周围设计一片绿叶背景就成了。

尚·勒·维斯两只胳膊交迭在胸前。“去年我被任命为首席佐臣。”

这个职位对我没有任何意义，不过我知道自己该说什么话。“是的，大人。这对您和府上全体都是莫大的殊荣。”

里昂把眼睛往雕刻的天花板方向一翻，而尚·勒·维斯则挥挥手，仿佛要扇去房里的烟。我说的每件事似乎都惹他不高兴。

“我想用一组壁毯来庆祝这项成就。这间房我会一直保留，准备在特殊场合使用。”

这次我静心等待。

“当然，把家族盾徽表现出来是很重要的。”

接着尚·勒·维斯却吓了我一跳。“但不能单是盾徽。单独的盾徽已经很多，不管是在这里，或是房子其他地方。”他比了比门上和壁炉上的盾徽，以及几个刻在天花板横梁上、我以前没注意到的一些盾徽。“不，我要让盾徽成为一个大画面的一部分，以反映我在朝廷中心的地位。”

“一个游行队伍如何？”

“一场战役。”

“一场战役？”

“是的。南锡之役²。”

我让脸上露出思索的神情，甚至还微微一笑，但实际上我对战争几乎毫不了解，而对于这场在南锡的战役中有谁、谁战死、谁得胜，

1. 一步幅为 76.2 厘米。

2. 南锡之役 (Battle of Nancy)，1477 年发生于法国南锡一地的战争。

更是一无所知。我看过战争的画，却从没有作过这种画。我想到了马匹。要盖住这些墙面，我至少需要画 20 匹马，还要夹杂着战士的手脚和甲冑。而后我开始纳闷，是什么原因使尚·勒·维斯——或者，更有可能的是里昂——挑上我做这件差事？我在朝廷里的名声是细密画画家，专门画很小的仕女画像，好让她们送给男人随身携带。这些细密画十分精致，备受赞美，所以需求量很大。我也画盾牌和女士们的马车车门，赚点酒钱，不过我真正的技艺，是用几根野猪毛刷笔和用蛋白混合的颜料画出一张大拇指大小的脸孔。这工作需要有一只很稳的手，我是有只稳稳的手，即使我在“金维酒吧”喝了大半个晚上的酒，我的手还是稳得很。可是，想到要画二十匹大马——虽然房间很冷，我却开始流汗了。

“您确定您要‘南锡之役’，阁下。”我说。这称不上是问句。

尚·勒·维斯皱起眉头。“为什么我不确定？”

“没什么，大人。”我赶紧回答。“不过这些将会是很重要的作品，您必须确定您挑选的是您要的。”我暗骂自己竟然说出这么蠢的话。

尚·勒·维斯用鼻子哼了一声。“我向来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不过我倒是觉得你奇怪了……你对这工作似乎不怎么起劲，或许我该另请一位比较乐意的画家。”

我再次深深一鞠躬。“噢，不，大人，您要我设计这么一件美丽的作品，我当然感到无上的荣幸和感激，真是承蒙您错爱了。您放心，我会在这些壁毯上用尽心血。”

尚·勒·维斯点点头，仿佛我这种卑屈是他理当享有的。“我让你和里昂在这里讨论细节，量一下墙壁。”他说着转身就要走。“我要在复活节前——圣星期四¹——看到初稿草图，而图要在耶稣升天日²以前画好。”

只剩我们两人时，里昂哈哈大笑。“你真是笨哪。”

跟里昂打交道，最好说重点，不要理会他的嘲弄。“我的费用是

1. 圣星期四 (Maunday Thursday)，复活节前的星期四。

2. 耶稣升天日 (Ascension Day)，复活节后第四十天。

十个图诺里佛——先付4个，画完草稿三个，完成后三个。”

“四个巴黎里佛¹。”他迅速回答。“完成草图给一半，交了画，大人也满意了，再付尾款。”

“绝对不行。一开始不给钱，我没法工作。而我的条件是用图诺里佛算。”里昂就是这样，想用巴黎里佛蒙我。

里昂耸耸肩，眼神十分开心。“我们身在巴黎呀，不是吗？难道我们不该用巴黎里佛吗？我比较喜欢这样。”

“八个图诺里佛，现在付三个，之后是三个和两个。”

“七个图诺里佛。我明天先给你两个，然后是两个，最后是三个。”

我换个话题——能让这个商人等一等，总是比较好的。“壁毯要在哪里做？”

“北方。也许是布鲁塞尔，那里的人做得最好。”

北方？我打了个寒战。我曾经有事到杜尔奈，但讨厌透了那里黯淡的天光和多疑的人，所以立誓再也不要再去巴黎以北的地方。反正我顶多是画图样，而我也可以在巴黎画，只要图样画好，我就和壁毯的制作无关了。

“那么，你对‘南锡之役’知道什么？”里昂问。

我耸耸肩。“那有什么关系？所有战役还不都一样，不是吗？”

“这就像是说所有女人都一样。”

我微微一笑。“我再说一次——所有战役都一样。”

里昂摇摇头。“我可怜你未来的妻子。现在你说，你的壁毯里要画什么？”

“马匹、穿甲胄的战士、军旗、长矛、剑、盾牌、鲜血。”

“路易十一要穿什么？”

“当然是穿甲胄喽，或许在他头盔上会有一根特别的羽饰。说实话，我不知道，不过我认识可以告诉我这些事情的人。应该会有人拿

1. 里佛(livre)是法国古代的货币。因图诺地区的圣马丁修道院最先铸造名称为“里佛”的银币而得名。“图诺里佛”的币值较大，1个“图诺里佛”等于1.25“巴黎里佛”。

着皇室军旗，我想。”

“我希望你的朋友们比你聪明，可以告诉你，路易十一并没有参加‘南锡之役’。”

“噢。”这就是里昂·勒·维越的作风——让他周围所有人出丑，除了他的老板。你是不能让尚·勒·维斯出丑的。

“好。”里昂从口袋里拿出几张纸，放在桌上。“我已经和大人讨论过壁毯的内容，也做了些测量。当然，你必须再去做更精确的测量。就是这些。”他指着 he 大致画出的六个长方形。“这里和这里可以挂两幅长画，另外还有四幅比较小的。这是战役的顺序。”他仔细地解说这场战事，为每幅壁毯提示画面——双方阵营的集结、最初的攻击、两个混战的场面，接着是“大胆”查理¹之死，以及胜利一方的凯旋游行。虽然我听他说着话，也在纸上画草图，但是一部分的我却站在一旁，不明白自己同意做的是什么事。这些画中不会有女人，不会有微细和精致的东西，不会有我可以轻易画出来的东西。这笔钱我不但得辛辛苦苦地赚，还得花上好长一段时间。

“画好了以后，”里昂提醒我，“你的工作就完成了。我会把画带到北方给织工，他们的底图画家会把画放大，用来织壁毯。”

我应该高兴不用把马画得很大，然而我却想保护我的作品。“我怎么知道这个底图画家能够胜任？我可不要他把我的图样给糟蹋了。”

“他不会改变尚·勒·维斯决定了的事，只会让设计和壁毯的制作变得更好。你没有画过很多壁毯嘛，是不是，尼古拉斯？只有一幅盾徽吧，我相信。”

“那还是我自己放大的——我根本用不着底图绘者。这一份工作我一定可以自己来。”

“这些壁毯和盾徽是很不一样的，它们需要有一个合适的底图画家。等一下，有件事我忘了提，你要确定这些画里一直都有勒·维斯家的盾徽，大人坚持这一点。”

1. “大胆”查理(Charles the Bold, 1433-1477), 即野心勃勃的勃艮第公爵, 一心想脱离法国独立, 在南锡之役中阵亡。